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

三

揚子法言

第三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

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

虞

遜順乎不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

以保天命

咸曰遂順也大雅云既明且所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捨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李竒曰常行遜順以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爲明也

譏問

明

憂患之虞堯曰論聖賢之明哲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

或問

明曰微

問

微

問

遜于不

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遜順順虞度也

明

堯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

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爲不少矣

巧歷所不能筭

每知之是謂師乎

人知之豈皆師乎

師之貴也知

大知也

之教

相鷄狗奔綦躅雖妙

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矣

始目

相鷄狗奔綦躅雖妙

是以君子不爲故不貴也

孟子疾過我

門而不入我室

古禾反

或曰亦有疾乎

始目

問揚

曰撫我華而不食我實

太玄

華者羨麗之賦實者法言

惡

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爲教

一也

但無太玄

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

始目

門與華謂法

爾註以華爲賦實亦爲法言恐非其意

始目

孟子與子雲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

始目

門與華謂法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

始目

孟子與子雲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

始目

門與華謂法

諸病矣夫

仲尼弥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

始目

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

勞苦之亦因病矣

莊列之論如此

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

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

始目

門與華謂法

乎哉

感目

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夫天者也如

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

始目

天日行一周踰一度

未嘗休息

天樂天

仲尼所以

運行無窮

所以

歷聘不

何病乎

所病則自然樂其道矣

始目

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

所以

歷聘不

獸皆可鳳麟乎

言凡鳥獸之不可得及鳳麟亦猶凡夫

不可強通聖人之道

始目

疑夫睎驥

之馬亦驥之乘也

光目言鳥獸

不可爲鳳麟猶庸人不可爲聖

形性各異人之於聖時藏並同

始目

肖天地之貌懷五常

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

始目

聖人與人皆人也

形性無殊何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

大小

獸之於麟也形性

殊性別形

之性各異人之於聖時藏並同

始目

肖天地之貌懷五常

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

始目

聖人與人皆人也

形性無殊何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

大小

鳥獸

形性各異人之於聖時藏並同

始目

肖天地之貌懷五常

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

始目

聖人與人皆人也

形性無殊何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

大小

鳥獸

形性各異人之於聖時藏並同

始目

庸行盍去諸

國語

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

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盍去此俗儒乎

其行何不去之

光

丘

莒切言俗儒

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阤也

咸

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

所行復無所聞矣

阤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

光

李本

五官反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

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阤儒何異哉

阤秦者非斯乎

投諸火

斯李斯

焰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羊以存告朔之禮

國

陝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

投諸火

焰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阤於秦者亦以聖

讀庸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

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阤秦者非斯乎

尚曰尚智

不行易日智崇禮卑

仁義禮信非智

曰多以智殺身者何或問人何

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爲帝謨殺身者遠矣

國

叔孫武叔陳

陳洪範殺身者遠矣

國

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

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

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

國

飾智爲邪貪

仲尼聖

人也或劣諸子貢

國

叔禽皆有是言

子貢精明國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

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言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鄭如

於戲

本

朱吳本作烏呼今從李

觀書者違子貢雖

多亦何以爲慎哉

國

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

火吳許宜二切

本

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難知

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不永

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乎
咸曰 由七十里王天下。○ 綱曰 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不 大也。革夏以天不亦承乎。○ 咸曰 順天應人。○ 綱曰 草夏命以淵懿。○ 綱曰 問重易六爻不亦淵乎。○ 咸曰 淵深也夫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咸曰 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勲光大也。

命脩短之命 世稱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 咸曰 夫何爲命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爲何以謂之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 咸曰 是以爲也。○ 咸曰 因善而生有爲因惡而死亡暴虎嚙河之類非命也人爲之。○ 咸曰 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 咸曰 命不 可避也。○ 咸曰 天之術修煉之要微皇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爲之也。

或問曰人事可以生存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曰

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咸曰 伊感。○ 咸曰 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爲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 咸曰 言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病之徵行爲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咸曰 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其吉。○ 咸曰 吉人以吉爲凶故能常吉誠慎之至也。○ 咸曰 楚莊王以無灾爲懼曰天豈弃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爲凶也。○ 咸曰 卦人以凶爲吉故至大凶不懲異並臻而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爲吉也。○ 咸曰 紂淫虐將亡災會謂之辰。○ 咸曰 言時之難會也。○ 咸曰 日月所君

子競諸

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怨目君謗言敗俗

李玄

子無所競必也爲道亟於時也。

音義曰天復本作謗音于妄言也今從之光謂妄言者不知而

作惑亂後生

謗好敗則

先目妾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

姑息敗德

吳本謗皆作讐女耕反字書譽譖小声也。○怨目譖邪也音德本傳曰雖小辨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怨目姑且息休也宴安鳩毒故敗德

子謹於言

怨目法不言慎於好則民爲之

亟於時

怨目上好之

龍耳聳也

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聳聖教不服不能化頑修業欲及時也。○怨目國紀力切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怨目聳五怪君

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

切言妄怠之人天所不能福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

怨目隨時之

人何篡焉

怨目見賢遍君子潛神重立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怨目故書篡

鷦明遜集食其索者矣

遜集者類聚群遊得其所

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怨目見賢遍切舊本末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作鷦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註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慕或爲慕誤也。○怨目見賢遍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鷦明西方鷦鷯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鷦鷯已翔乎寒廓之宇又樂緯曰鷦鷯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鷦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

飛羣鳥從以萬數

鳳鳥蹠蹠匪堯之庭

蹠蹠者步趾之威儀也言

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

○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貞利乎。

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

○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治則見非堯之庭乎。

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

乎。

○得潛之正

可而升不亦利乎。

○得義潛升在已用

之以時不亦亨乎。

○行止不失其所得言之會。

○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

也或問活身。

○問何以安生其身

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

○問何以明哲

或曰

以保其身或曰

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

○問何以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

周諭櫟杜支離疏

○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

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如庸行翳路衝

身也。

○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

如庸行翳路衝

衝而活君子不貴也。

○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

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

之。

○翳路言多也

楚兩冀之絜其清矣乎。

○庸愚也翳塞也衝衝多也言

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

之。

○冀君賓冀長清○

○冀勝冀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

之楚兩冀漢哀帝時俱爲諫議大夫老焉不復仕莽以太子

師友祭酒迎勝不食

而卒言其絜中清矣

○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光

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蜀莊沉冥

○莊遵字君平蜀人

也晦迹不仕故曰沉冥

之珠和氏之璧

○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之莊亦寶也

○蜀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

何嗜和之有

○人所不能非難如

之道爲難也○

○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

不慕

作苟見不治苟得

○所謂沉冥也○

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雖隋和何以加諸

○賢漏切養父

之珠和氏之璧

○謂沉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豈加於才珍哉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隱肆成都

之莊亦寶也

○舉比諸德以議

之莊亦寶也

○人所不能非難如

之道爲難也○

○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

不慕

由即夷矣何堯欲之有

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
害亦不可利○**周易**言莊君

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或問堯將
同宋吳本覽作○今從李本覽士銜切貪也。

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或問堯將

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

好大者爲之也。爲此無其宜。

實 言者
顧由無求於世而

孟子曰：‘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甚大，其志甚远也。’

轉教由矣

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天下者莫明視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公

子於南河之南謂傍幹冀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謂猶言此言之堯豈先讓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子許由也○
禪舜之重也○**堯曰**曆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爲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好大累克
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堯曰**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

而累日滋久以

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僞不亦宜乎逸

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
宋呉本克作劉灑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件洪學從李指

音洪生其二
月人之祿之
靈壇鬼神之威

施於莫夜則見悚虛誕累久之謠施於庸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始自**妄言可以歎過不可以巫呂朱鳥翫翫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

朱鳥翫翫歸其肆矣朱鳥燕別名也

肆海肆愚也。不

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

黑魚鰐此言

以朱鳥爲非謂矣朱鳥陰之蓋謂鷗也

○認目朱鳥圖

鳥也羣羈飛貌羣其所止集之肆飛歸其肆傍
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

爲之長是也。其身放肆自蒙，或曰

先自翻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

秋往隨時宜也。○祕司時能來能往者。

朱鳥之謂

不見來時之簫可往則往
不愆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感應篇**

之若哉。在治在

亂若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

說難敢問何反也

韓非作書說鄭是也而西入關于秦
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威自韓

王見之已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相矣秦固急韓
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爲李斯姚賈毀害之秦
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于秦王伏
劖死未知其據也○**卷三**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
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競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
相死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爲說
音稅曰說難蓋其所以
難而不能自脫耳○**卷三**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
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探人心而求合則無
死乎○**卷三**

所不至適。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足取死；不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
○用之行而捨之藏，何憂焉。○
○鑒豈所以憂不合哉！

卷五
亦無所不至矣。劉子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詭譎無所不至。王充曰：言韓非憂先王之

或曰說之不合非憂父邪爲非乎○或曰非謂韓非○

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

○**張良**曰：「以道說人，譬猶居高車上，自謂居平地也。故其說人也，不見用繫乎？」

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從目**所思皆明也。**問行**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其思。

○言 凡所立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曰 旁通
其德而行之。○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曰可見之行也。○

卷三 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間明

假言周于天地

遐遠周備○

李宋吳本假作

贊

于神明

感目

五經之

幽弘橫度絕于邇言

感目

幽深弘

大之間縱橫量度之制皆絕去近遠如得諸正○

感目

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橫制度絕去近言○

其高絕于近言言夫之遼邈也○

譏寡見

感目

述聖人遐遠

之言以悟淺近之感○

縱橫者言其廣度猶度絕言○

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 彌焉

感目

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推迩

馳者也彌背也離騷曰彌規矩而

改錯○

感目

邇箭亦充二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

感目

時有策試選補

故李者不獲已也如

之與比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感目

學非而博

先王之道滿門

感目

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

○感目

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

門不得巳也得巳則已矣

感目

時有策試選補

故李者不獲已也如

之與比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感目

學非而博

寡哉

感目

遐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推迩

馳者也彌背也離騷曰彌規矩而

改錯○

感目

邇箭亦充二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

感目

時有策試選補

故李者不獲已也如

之與比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

感目

學非而博

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好盡其心於

人之道也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多聞見而識乎邪道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如賢人

識乎正道者至識也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多聞見而識乎邪道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如賢人

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如小人謀之不美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如小人謀之不美

感目

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

○感目

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揚墨

也。詘道以從人。

周易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國謀爲國君謀也。

或

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天者莫辯乎易。

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

周易天

說事者莫辯乎書。

尚書

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可論政事。

周易二帝之德

說體者莫辯乎禮。

儀禮

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

周易三才備乎易

說志者莫辯乎詩。

詩

始六義發揚其志者備乎詩

周易在心爲志發言爲詩。

周易明事理之是非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周易辭

其理者備乎春秋。

周易捨五經皆小說也。

周易今從李本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周易辭

矣。

周易宋吳本辯皆作說。今從李本

春木之菴芳接我手之鶴芳。

周易

春木菴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乎之春使羣木菴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乎相與游處之鶴乎而安之。鶴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鶴居而

若存兮。

周易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五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卒其成數。

或曰：謔謔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周易今之李

天下之士聖也久矣。

周易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

夫也久猶遠也。不是爲猶徒是爲也。言謔謔者無如是爲之也。以其去聖愈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周易莫半切曼是爲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周易音孤。

謔謔之學，各習其師。

周易但然其師而已。非他知。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

周易無他知。

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感子雖赤

蔽此季者之大患也。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季鮒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苟孟皎然自殊。○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宋吳本是作各今從季本聖人之道布在方冊。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或曰良

玉不雕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雕與璠不作器。

與璠寶玉也。器圭璧也。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言王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諸切附袁切

不文典謨不作經。

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以諸切附袁切

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爲法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

平天文以察時变觀乎人文以化成

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或問司馬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訓無解故。○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

從而繡其鞶。悅惡在老不老也。

鞶大帶也。悅佩巾也。

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鞶大帶也。悅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爲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躰。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其文亦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古曰古之季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躰。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李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懷形神。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万言。柏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繕古三萬言。○始音盤忿音統。音烏鞶悅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

句華多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

疾言說李繁多故欲約省之也

曰

可約解科

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

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令不繁○

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

亦聽

不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

佛違也沈

博乎博弈曰侍坐則聽言肴酒則觀禮焉事博

乎

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

或問侍君子以

不有博弈者乎

謂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

或曰

之猶賢於已爾

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

此文

言弗敢前去解之於下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

賢猶

勝也言爲博弈者但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

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蓋爲庸常不孝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弈者哉

○止而不爲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

逢也人師難

侍君子

晦斯光窒斯通

窒塞

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

之何賢於已也

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

○

解見問明

○篇○翻翼之勁羽技而傅戶鳩其累矣夫

拔鵠明之

翼以傳戶鳩不能冲天適足爲累耳諭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李小說不能成大儒○

堅切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使小人行之適足增其累耳○

解見問明

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

乎

詩書禮樂也。○問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

道家流以無爲無事爲自然不知有爲有事亦自然也。○問曰天猶不能無事况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

用心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

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豈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

則太公何以加諸

此乃魏之寶也。○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

濟右太華伊闢在其南。羊脯在其北。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太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之固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狃詐不能充其言也。故爲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

鑄之鼎成王定于鄭。即禹貢金九牧所

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

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問曰

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

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二霸而後至于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人君有德則鼎器爲寶。○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以能兼有天下。○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無可觀則莽之篡不言可知。○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

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兵之盛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國寡爲齊楚所侵故譏問之。○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儒父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自古

揚子貴儒李

而賤兵彊魯

也。○問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

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彊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齊

曰魯不

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

皇皇歸美安枕而卧以聽於京師。○皇皇美也奠定也

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

王者安于京師。○宜爲樟樟蓋古通用也樟樟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爲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鄭謹龜陰之田

魚鼈不用貞儒故也。○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如用貞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興大治

何也。○濟謂所以得濟在禮樂○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施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猶富大國衆民也如無礼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

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海以喻艱難航以喻揚子立萬物將自賓○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施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猶富大國衆民也如無礼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

可乎。○言治國及脩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救之○車之奔敗航之沉溺○奔壘謂馬驚逸抵敵壘者可救乎則不可○智者用於未然之不能解患救難也今有患難也使無奔沉○智者用於未亂保邦於未危

曰否。○言用奔沉之車航則不可也○智者貴於未然之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亡○智者貴於未然之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知於未奔沉。○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

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

裘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智者用於未然之

大寒而後索衣。○言君以忠勞衛翼行其賞以

報之。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

其死以速報之效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願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

誠哉是言也。○之尊也

○聖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榷取

○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准之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饑故曰國用足

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蓋

利如子何

○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榷利卜式之云不

亦丘乎

○莊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平

或曰因

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和平乎

○曰璧諸琴瑟

鄭衛調俚夔因之亦不可以致和平乎

○曰箫韶矣減禮義專

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

声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

今煩惱刑罰暴酷夔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論衡徐弔反言必應更張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

或問處秦之世

秦毀

抱周之書益乎

○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或問處秦之世

秦毀

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

○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燠乎

○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

之暴○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廻正治

○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以自治矣人戲嘲揚子辭○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或

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

○言秦燒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比謂或

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爲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

○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或曰舉世寒貂狐不亦

○貂狐之裘於躰溫燠○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燠哉時亦有寒者矣

○歎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時自有大寒矣○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周之書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曾矣

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

○謂四皓隱居尸子避地斯皆清廉終致乖亂

至矣

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皇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非其夏時而以湯火皇其燠

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

楚而比終不能致

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

秦法酷矣

望樓之燕而南適○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爲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

酷爲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

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秦法

雖酷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爲文巧以亂之

秦之法

度負聖人之法度

聖人以禮義爲法度是負之矣

本言天地以生育爲

本秦以殺戮爲本是違

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

亦大矣○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秦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五

續纂圖分門類題五目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李軌柳宗元註 宋咸吳祕司馬光重添註

五百篇 歐陽子曰 稔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此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聖人之出沒無天道之否泰以
以測濟萬靈者也。○
自神靈冠乎羣倫經諸範
命品也範舊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而韋以

○品也。範猶崇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然後以制度而爲天下利。○至聖之著存乎軌範。○聖人以聰明，采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力，則知神靈之矣。

明潔之美之微細處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
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爲萬世之常道
謨五百鳳不常

聖人不常生而如三體之並照。而
久能存其道則牆奧可量哉。○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詒人一出，天功全焉。」

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

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

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

一歲千人不可知也。○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先則比年而

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

歲而孔子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

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

萬物阜否則万化闕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万物遂絕則万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

不常泰亦不常否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爲之言尔注以別爲一義且云首

擬天腹擬地以形肺解之其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神
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藏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

獨聖人哉。孝者宜辨之。○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礼

○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皆言聖人之道也或問

聖人有詘乎

事。

○問有所詘身之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

○言安所詘

○公夫人也孔子

於陽虎所不欲見也

○子衛靈

本不欲見也

○南

專曾之政孔子

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

○子衛靈

本不欲敬也

○南

○言陽虎陽貨

也爲季氏家臣

○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

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

○直刃切

○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

○不詘

○子衛靈

或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

○子衛靈

○南

○言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子衛靈

○諸如此例季者宜識其旨。

○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

○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

○子衛靈

○南

○言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子衛靈

○南

○言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子衛靈

○揚子十六

○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爲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於事莽亦斯之謂乎。

○問與

○申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爲詘道伸身之事

○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

○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

○子衛靈

○南

○言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子衛靈

○南

○史失其名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

○問與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爲大臣

○讀如屈伸之伸言見南

○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

○子衛靈

○南

○言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

○子衛靈

○南

○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

○致者二人

○高帝時叔孫通爲奉常欲制君臣之禮乘亂之

○不能致之。

○叔孫通爲漢高起朝儀召曾諸生三十餘

○人曾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

○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汗

○我通笑曰若其鄙儒也不知時變遷固二史皆曰曾有兩生

○而揚謂齊曾豈其接近而言哉。

○先生謂宿儒

○曰若是則仲尼開跡諸侯

也非邪

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

若以二

目之義跡述其禮儀之制。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爲是則仲尼之歷聘爲非邪。

或難揚子以齊魯

曰仲

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欲行其道制素法也。

規矩準

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

編猶制度也。

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

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雜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不隨莽改作也。

二生所守三王之礼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

委己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

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爲不用曰不能

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

之

用其人當從其道

揚十六

從之則棄其所習

習謂故常所安

逆其

所順

順謂情志所欲

彊其所劣

劣謂彼所難能

捐其所

能

順者道彼所順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

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也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

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弃之順非而澤

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爲能者捐

之是之謂能用之

猶與專切能謂心所素有

衝衝如

也

逆闖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

猶多也言

也則載而惡乎之

欲知載道術何所之哉

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

當時諸侯衝衝然非有

後出君子

許來哲

曰之

謹於禮者也

侯後

曰賈如是不亦鈍乎

言畜貨以

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遲鈍。○松譬如賈人之不售。○元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爲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

曰衆人愈鈍而後鈍。○益非邪道苟合父而之利不可經世。

聖人愈鈍而後利。○正德不偶父而益光博。○初不苟合父而利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正德不偶父而益光也。○管言利愈近。○言利愈近。○管則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

耻。○關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當當作弊終也。

加也。○夫子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能踰無所愧。○當當作弊終也。

利貌大焉。○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万世非大而何能踰無所愧。○當當作弊終也。

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與。○嫌孔子大所不地曲成万物。○其道故當

其時不能見用。○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

曰小則敗聖如何。○音義曰天復本無如

何字今從李宋吳本。○何去曾去衛之爲乎

曰若是則何爲去乎。○言不見用則已

而去何也。○急於行道

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言欲及時施道則止。曾可矣。何去之。

曰愛日。○欲及時

去曾。○留曾而化之則收效弥遠

曰愛日。○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

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五只於觀庸邪無爲飽食安坐而厭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

不用於是遂行。○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葬容幾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爲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脯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脯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雜噫猶哥歎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雜噫然歌之而去。

者蓋不能飽食安坐厭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

○**卷四** 宋吳本作不用

羅

嘆者今從李本無雜字

正

與政同

一監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

吾爲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困邪故去之佗國觀庸闕

此觀之君子之日亦愛矣

惜寸陰

○**光** 知已道必

國或曰君子愛日乎

夫子愛日乎

君子必如

曰君子仕則欲

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

孔 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

日不暇給 ○**咸** 言不廢

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

一畧安得餘日而愛之

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

孔 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

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礼矣秦

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

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聖人之所言者天命也如五運

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

因 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

天或妄乎无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

光 暴亂者非天意也

○**聖人** 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

咸 作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

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

既 作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

至矣今註辭殊不據文繹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

咸 作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

夫王莽篡也而秦井天下其可謂篡邪秦与王莽暴則同矣

孔 秦

而其所取異焉

孔 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礼而用刑

法亦無由至也

孔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

人之道羣心之用也

孔 羣目非日光無以表正

胡本二句曰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

孔 戶昆

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孔 支離猶委曲也

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

孔 支離猶委曲也

言分散也各有科條分散而難通

○**光**曰 支離蓋其所以爲

○**光**曰 支離猶扶踈繁多之貌

簡易也

○**光**曰 支離分別之而後明然事得簡易

○**松**曰 五經分

天地之簡易也

已簡已易焉支焉離

○**松**曰 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

○**光**曰 言天地之道闢闔舒條是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

於無爲五經之文浩博祕奧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

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

○**松**曰 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

○**光**曰 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

所以明道道既明則經不繁矣

○**光**曰 唐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

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

漢尚黃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詆訾

聖人是以或入

問難多比類也

○**光**曰 倉廩雖於

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大以

○**光**曰 孫其道者大

量而取足

○**光**曰 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

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尽裕如

也

○**光**曰 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

亦無如之何也

○**光**曰 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斂之齋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

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

○**光**曰 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

○**光**曰 如有固背之而

所不能占天地

○**光**曰 言能占之

○**光**曰 通謂之聖

○**光**曰 穎石朽木造化

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

矣

○**光**曰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

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光**曰 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

天意也

○**光**曰 天道不能違

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

○**光**曰 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

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光**曰 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占天者因人以知

天意也

○**光**曰 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

○**光**曰 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

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

名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曰在德不在星

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

咸曰

畧影也猶影蔽

於德則影蔽星畧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松曰畧現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規星無不順軌星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畧景也景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

從而壞

松曰

小小之道而時行

松曰

治禮義

請問小白事非禮義爲小

尚志在乎禮義

事備矣○光曰

能察聖人設教施今

而人不能究

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鑒

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

松曰

亦承天

瓏璣其聲者其質玉乎

君子清玲其德音

玉之瓏璣其声亦猶

朱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

瓏盧紅切

瓏音零質美則声清德

充則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矢正也肆操

也○松曰

矢

觀而不可盡

性與天道○松曰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尽言深遠

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

所以遠如天○光曰聖

周之人多行

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

光曰

正文但

行其道况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爲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

非揚言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皆得謗議

於市故衆人畧無

諱忌所行皆可爾

安有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弃市

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尔

道屈沉也○

咸曰以道

曼之也

行有之也炳

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

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

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

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

松曰

漫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壅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蘇也

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

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

○始曰

衛

下孟切

憂

莫半切

周人多賢行者有聖人之道以

之故多疵病。

○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

以貴。

○光曰

閑於禮義故可貴。

○秦之士以道泰業隆故尊貴。

○成曰

賤。

○威曰

言秦弃賢用邪故賤。

○光曰

習於刑名故可賤。

○秦之士以道否人卑故窮。

周之士也貴

言周弃邪用賢故貴。

秦之士也賤

道否人卑故窮。

也肆

肆放任意而道義行。

○威曰

縱直言。

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

○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

行公道。

○優游仁義之間。

○威曰

此謂秦以忠諫爲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

事而拘忌。

○威曰

拘拘束於法。

○光曰

勤爲文罔所制。

未望則載魄于西

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

以漸變魄

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

○周書召

月

誥曰推丙午朏傳云朏明也。

月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推三

月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

月

既望則終魄于東

光稍虧於西而漸東

○威曰

案周書召

月

朔向也夫日行遲一

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

其

遯於日乎

迎日天理然也。

○威曰

遯向也夫日行遲一

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

其

不爲有矣

以諭有君而無臣。

○威曰

周之制諸侯得賜

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

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矢弓矢哉

故曰不爲有矣注謂以諭有君臣不連上文失之也。

○光曰

落胡切與茲同彤弓旅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

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旅矢之錫未可自謂己功恬示

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

仲善斬割曝朋善前熬賓胥无善齊和羹已孰矣奉而進之

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

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箇樂羊再拜

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郎鑑不遠。

鑑莫近於斯矣

感

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

拘肆則爲鑑之道无近於此矣

光自李本聆德作聆聽今

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

云聽臣民今在下故云視

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

禡福無門惟人所召。感

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

無不由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或問禮難以彊世

禡福無門惟人所召。感

禮者君子

行○其兩切下同

人皆苦礼之拘難以彊之

曰難故彊世

禡福無門惟人所召。感

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

及者跂而及之○以其難故彊使尊之

夫見畏與見侮

禡福無門惟人所召。感

肆羈角之哺果而嚼之奚其彊

感曰夷俟倨肆皆

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騎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孝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鴨其栗亦易之也設乎礼道不難如

驕也之易則安用彊教於母哉○治曰夷俟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嚼果皆甘情

所欲何心彊也○感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礼也

功業既成其名一也○治曰夷俟倨肆不孝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鴨其栗亦易之也設乎礼道不難如

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爲礼也注与彊既皆由礼是其爲

名於行礼同也蓋因上文彊礼之論故於此誘之尔注以生

知習孝之義別爲一段解之非謂矣○治曰人或性安於礼

或自彊以從礼及其成名一也

見弓之張弓弛而不失其良弓

感曰夷俟倨肆皆

或曰何謂也曰撤之而已矣

感曰夷俟倨肆皆

撤爲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撤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礼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爲之言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川防禁溢器範檢形以諭礼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爲无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礼爲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川**曰川无防則水爲害器无範則人廢業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

後知幹楨之克立也

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

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

朱之道放蕩

而非**墨晏**安儉而廢禮

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

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礼也

晏子曰晏嬰也禮

法傷於險而無教化

鄒衍不可承信。○**咸**曰鄒衍

而元教化而不可信也

次山陵川泉也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

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

覆載與天地合其德。○**光**曰

无不次山陵川泉也

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

天地以次山陵川泉也

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

人分較爲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

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率以勤爲賢則鳥獸草木

之流矣有有哉揚子之言。○**光**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

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与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

李當以次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亦小

十
羊子曰依於山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光曰鼓舞謂鼓舞

之發在哲民情

哲智。○**秘**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光**曰

當作哲哲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

下之化。○**秘**曰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

光曰

音機下同

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

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

○知之其神乎

○

○

○

○

○

○

○

○

○

○

○

敢問先知曰不知

舉目便見

荅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

○

○知之其神乎

○

○

○

○

○

○

○

○

○

○

○

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

也縣遠也曠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日之

視忽輕眇細縣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爲一

句復以眇縣爲一事釋之頗失其義。

○

○

○

○

○

○

○

甲一日難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後用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雖犯猶宥之故曰

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刑之

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爲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

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

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今夫先見者察民未

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易也如當已犯

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爲治難也。

○

○

○

宋吳本曠作

今從李本音丙闕

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祕也

先之一日未非也

後之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非之前易救禍

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
曰諸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稻于沛澤之中顧而執壽塗古
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
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壽塗

古之人計則不然也。

光曰由音納

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斂而已矣

或問何思何斂

光曰

何曰

老人老孤病者養

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

爲政如此人所思也

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斂

光曰

致之以政

人各得其所思矣

光曰

若子父母老

光曰

汗慢

光曰

汗辱也

抑病者獨

光曰

無

光曰

死者通

光曰

汗苦也

光曰

汗葬

光曰

見死者通逃而不葬

斂荒杼袖空之謂斂

光曰

民厭苦也

光曰

各失其所則見厭矣

光曰

使人

光曰

田

光曰

日新或人敢問日新

光曰

知其百

光曰

欲

光曰

使之利其仁樂其

光曰

爲政

光曰

義

光曰

使民以仁爲利以義爲樂則勤於進矣

光曰

愛爲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爲義則其樂無窮

光曰

仁

厲之以名引之以羨

光曰

以名譽而勸

光曰

勸之以美善而引

光曰

如是則民欣

光曰

欣然無怠非日新

光曰

於行矣而何

光曰

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

光曰

欣然無怠非日新

光曰

如是則民欣

光曰

欣然無怠非日新

光曰

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

光曰

掣肘不

光曰

能宣布

光曰

得行其志

光曰

政吏駢惡

光曰

三勤也

光曰

駢並也

光曰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

光曰

得行其志

光曰

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

光曰

之帛

光曰

於既切穀人不足於畫絲人不足於夜

光曰

夜也

光曰

竭力於夜也

光曰

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

光曰

謂惡政

光曰

人君苑囿禽獸故穀人竭力於畫也

光曰

土木衣絲錦

光曰

竭力於夜也

光曰

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爲

光曰

聖人文質者也

光曰

質者言壯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

光曰

因人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

光曰

因材質而文之

光曰

質者爲

光曰

所出

之常也道

春秋之時齊晉實子不膠者卓矣

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爲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子之有於公正也。國曰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于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冊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

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爲國張其綱紀

謹其教化

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疾事康

導之以

仁則下不相賊在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

執契而已。國曰各有司存

或苦

亂

苦患反。國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

曰綱紀

綱紀然後綱目正。國曰提其綱正其紀

則有條而不紊。國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也指

恩音烏

下同

曰大作綱小作紀

國曰

網賴綱紀君任輔佐。國曰天子爲四方之綱諸侯

爲一國之綱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

如綱不綱紀不紀

國曰

謂失綱紀之任

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

網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國曰王

國曰

謂失綱紀之任

曰小器

國曰管仲之器小哉

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

國曰

大以規矩准繩而能使上下無

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皆群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固三歸反坫然後獲安。國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爲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礼安能以礼正國哉

或曰正國

何先曰躬工人績

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
次乃覈察其人考其勲績也。○光曰

工功則績善
言常先正其
先使民畏威

工拙與緣惠
身然後正人

或曰爲政先教後殺 此言當

然後可教

口口歎之声
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
爲政先令後誅以成治

五口見玄駒之步

玄駒蛇之化也。雖知之，而不知其所以然者，則有自來矣。

惟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

蓋頤春秋自然之道先教不從而
之而已譬如蟬之能行雉之晨雊
所以然者大道自然先化之耳斯
崔豹古今注云蟬曰亥駒○鼎三
蠻出蟬而行雉之朝雊皆春候也
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
故見春物而知教化安可以已哉
比屋可封不可使覲刑是以桀紂

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蟲之微者非教化之所及爲政所以先教也步行也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本天以陽氣薰蒸万物而成民可使覲德是以堯舜之民之民比屋可誅○禹曰王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

篆似也言書

龍而求致雨
則不可得也

非真龍而後能致雲
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
言非龍也爲政者當務實
問爲政之實○
下革反謂精確得其實

真僞用與人
遠悞僞自
真僞真僞當作真直
不僞則政事不核廿
萬物者其雷風乎哉

則政核。善善明則眞人顯惡惡著。
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
六爲偽古書多然。如眞不眞偽
六面之禍南面之賊也。初鼓舞
六真偽而偽眞則政事不實。鼓舞
政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風
天以

先知

鼓舞万物君以

雷不一

三令

風不再

雷發則羣蟄皆起

雷收則羣蟄坏戶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万物皆生秋風至則万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号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

雷發則羣蟄皆起

言其小游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

天

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

陶成天下之化使入有士君子之器者也

咸曰

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甄者隨小大而制之。

陶者無模範

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礼制則人不成君子。宋吳本樂下有天字從李本離于羣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

力智

遁離者是聖人乎

睽曰

睽隱行怪非聖人矣。

睽

睽敗○

睽

睽音睽○

睽

睽君之不才其民

睽

睽敗○

睽

睽君之不才其民

離于羣○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

睽敗○

睽

睽君之不才其民

睽

睽敗○

睽

睽君之不才其民

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礼制則人不成君子。宋吳本樂下有天字從李本離于羣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於齊梁之間者蓋此也。

睽

睽敗○

睽

睽敗○

睽

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礼制則人不成君子。宋吳本樂下有天字從李本離于羣故仲

中則躍

九四居上卦之下

其近於中乎

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

○

○

以其場躍

○

故近中愈於潛亢

聖人之道

譬猶日之中矣

○

光被四

方

○

目

聖人之道中道也故

於乾於日無不在中

明尽言

○

昏昧也

不及則未

不及則未盛明

過則吳

具日

則貉

○

什一大貉小貉

○

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

莫白反

○

謂古八家

示均

刑也者與衆弃之

咸示公而無枉濫

法無

○

田之

○

而無井兼

刑也者與衆弃之

咸示公而無枉濫

法無

○

限則庶人田侯宅食侯食服侯服

法制无限

○

則與奢侈長僭亂

○

人亦多不足矣

○潛亂既興民多匱竭

為

國不迪其法

○

而望其效

效功

譬諸算乎

夫算者不運籌策不

○

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

○

法度不能致康哉

○

切劘治而不用先王之法譬猶如无財而運算終无益於富也

纂圖分門類題五臣註揚子法言卷第六



